

红围脖

王明新

连长说，你这个排长，来连队快一个月了，让胡子在脸上肆意蔓延也不刮刮，像什么样子？往后怎么带兵？战士们见了我个个都躲着走，每次吃饭，兵们都围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只有我孤家寡人一个闷头往嘴里扒拉。我知道自己的脸整天阴成了什么模样。

这一切都是拜她所赐。

她叫夏辰，我们是高中同学。高中毕业后，我没参加高考，估计参加了也是浪费时间，直接报名参了军，这也是我打小的心愿。她高考落榜后，开始复读，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。可她还有个妹妹叫秋辰，这一年她妹妹也考上了大学，她们父母卖掉她们家最值钱的一头牛也只能供一个人读大学，无奈父母让姐妹俩抓阄，结果妹妹胜出。她哭着给我打电话，我说你去报到吧，有我呢！整整4年，我省吃俭用，用自己微薄的津贴让她完成了学业。她读大学后，我也捧起书来，并考上了军校，我们几乎同时毕业，并商定毕业后我们就结婚，时间定在10月12日。

毕业后，夏辰顺利在城市找到工作，妹妹秋辰打算考研。我军校毕业后被分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守边防，要说有多遥远，虽说现在飞机、高铁现代化交通工具四通八达，但从夏辰所工作的城市赶到我所在连队，少说也要半个月，部队给我们连队送给养，汽车要在盘山公路上爬一个多星期。我打电话告诉她，她一个字没说，只是哭。两天后我收到她一条微信：我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不想再在“你也思念我也思念”的日子里煎熬，我们分手吧。之后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。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军人的自尊，都让我再没联系她。

军人有句口号：流血不流泪，这指的是在训练场上。看来，在爱情上也要流血不流泪了，而且血只能往自己心里流。

两个多月后，我突然接到妹妹秋辰的电话，她哭着说父亲病重，需要做手术，她打算考研了，想找工作帮衬家里，问我能不能给她父亲凑点手术费。显然，夏辰没把我们分手的事告诉妹妹，秋辰还把我当成她未来的姐夫。我想也没想，找连长借了800块钱，凑了3000块，托一个回去探亲的战士帮我寄了出去。

训练，巡逻，手抚界碑眺望家乡，眺望夏辰所在的城市。泪，还是一次次流了下来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收到夏辰发来的微信：10月12日前我一定会赶到你所在的连队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又一连看了好几遍，一个字不差。我激动万分，立即把这事告诉了连长，连长也替我高兴，并在全连宣布，全连总动员，迎接我的未婚妻。

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的哨所里，即将为自己举办一个热闹的婚礼，当然也是幸福的婚礼。时间紧迫，全连很快就一起忙活起来。首先是收拾出一个房间来，在门上贴上红喜字，两张军用床也很快拼在了一起。有战士提出去采雪莲花，放在新房里，理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季节，除了雪莲花不可能再有别的花。我坚决阻止了他。10月份，在内地可是一年中风和日丽最美好的季节，但在这里早已经下了第一场大雪，因此不只现在上山危险，雪莲现在也已经被列为国家保护物种。

我是数着日子过的。10月10日，一辆为我们送给养的卡车缓缓爬了上来。车在连部门口停下，车门打开，跳下一个人来，是司机，另一边的门打开，我看到一片艳红，后来才看清是一个人，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鲜艳的红围脖。战士们早已列好了队，整齐划一的向来人行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以往，每次送给养的车来，战士们都会这样做，给我们送给养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。当然，这一次还有别的意思，有一位大学生姑娘千里迢迢赶来，要嫁给一个普通的边防军人。

不用怀疑，肯定是她。我激动地走过去，想与我朝思暮想的姑娘来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，走近了却惊讶地发现，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夏辰，而是秋辰。

秋辰说：姐姐什么都告诉我了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是替姐姐来赴这场婚礼的，微信是姐姐让我用手机发的。



乡村无闲事 李登求 摄

山坡上的小黄菊

章铜胜

去朋友家玩，正是深秋时节的一个下午，她家门前田野里的晚稻已经收割了。稻田里的稻茬枯黄，在阳光下泛起一些灰白色。稻田里还剩下一些水，映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和白云，像随意截取的吉光片羽，那是随意掬起的风景。田埂上，或是水田里，偶尔会有一两只白鹭，有时三五只，或是十数只，它们或立、或行、或觅食、或嬉戏，也时而飞起，绕一个小圈子，又落在附近。走进院子，她正在院中的井旁汲水，伯父伯母正在院子里翻晒稻谷、玉米，他们忙碌着，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，就过去帮她提水，跟着她一起进了屋。

我不常去她那儿，但每次去，都能和她聊好长时间，我们的聊天通常是愉快的。她跟我说自己最近在画的画、在读的书和随时蹦出的一些新奇想法。多半时候我是在倾听的，不大插话，怕打乱了她的思路。她的朋友不多，来看她的人更少，她需要别人的倾听。有时，她也会静静地等着听我说一些最近的见闻，遇到的有趣的事情，我说时，她会问一些问题的细节，也会和我讨论几句。我们只谈自己的想法，从不争辩。她的话题多指向自己的内心，而我说的内容却是外在的事情，很多与我是没有关系的事情。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不多，但总有一些事情是吸引我们注意的。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我和她性格很像，又很不同。

那天，我在她房间里用粗圆木制成的茶几上，看到一大捧盛开的小黄菊，插在一个深褐色、鼓腹小口的陶罐里。盛开的小黄菊像是一个金灿灿的花球，接近陶罐口的小黄菊的叶子，是深浓的绿色，花和叶，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般。此时，窗口的一抹阳光斜射过来，整个陶罐和插在陶罐里的小黄菊正在明晃晃的光线里，黄花、深绿的叶子、褪色的曲线饱满的陶罐、深色木纹的原木，在我的眼前构成一幅好看的静物。我看着茶几，问她，你画菊花吗。她冲我笑笑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，皱起了眉头。她见我费解，便示意我跟她到后窗，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小山

坡，让我看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缓缓的小山坡下，是一片菜地，菜地边的山坡上一片金黄，开满了小黄菊，再往上一点的山坡上，长满了草、灌木和小树，是丘陵地带一片小树木该有的样子。

她说，以前菜园边上，每年秋天都会开一些小黄菊花，但不多，只够自己采几回，做插花用。插在陶罐里将要干枯的小黄菊，她会挑一些看上去好一点的，晒干，泡菊花茶喝，也算是物尽其用吧。和小黄菊相处的日子，总觉得意犹未尽，就萌生了栽一片小黄菊的想法。现在看到的那一片开满小黄菊的山坡，是她前年开垦出来的。那年冬天时，她砍除了山坡上杂草和灌木，清理出一小片坡地。春天，剪下一些小黄菊的芽，扦插在菜园里，育苗。等到小黄菊的苗子长了根，稍大一点，就移栽到山坡上。小黄菊的生命力很顽强，繁殖也快，一年栽一小片，才两年多的时间，那片小山坡上，已经长满了小黄菊了。她说，那是属于我的小山坡，一片开满小黄菊的山坡。她说这话时，眼神里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芒。也许，我还不能理解那些小黄菊和那片开满小黄菊的山坡，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可能我已经懂得了，她刚才点头又摇头的意思了。小黄菊怎么画呢，一幅小黄菊，即使画得再好，又怎么能画出她全部的心思呢。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那句话，问得有点傻。

那些开在山坡上的小黄菊、插在陶罐里的小黄菊、泡在杯中的小黄菊，对于她来说，都是那样的完美，都是她心中的一幅画。小黄菊顽强的生命力，那缕窗口阳光斜照在陶罐中的小黄菊，在杯中上下浮沉的小黄菊和小黄菊的清香与微苦的味道，都是有意义的，不知道她从一片、一捧，或是数朵小黄菊中，看到了一些什么。除了小黄菊的美，还做些什么呢。

又到小黄菊开花的季节。午后，独自望着窗外灿烂的阳光，我忽然想起和她一起望着窗外的那个下午，那片阳光下开满山坡的小黄菊，阳光透明如蜜色般温暖，小黄菊灿然若金般的明媚。